

博物5分钟

昌邑王父子同款玉具剑 有何玄机

□ 本报记者 梁雯

剑，是冷兵器时代的知名武器，不仅能上阵杀敌，更有远超实用层面的文化内涵。剑是侠客的标配，有着快意恩仇的侠气；剑也是帝王权柄的象征，轩辕剑、赤霄剑等名剑，堪称古代“皇权限定款”。剑更是古人身份的象征，最贵重的一种剑，常有玉质剑配饰，也就是玉具剑。



西汉螭虎纹玉珌(铁剑饰) 巨野博物馆藏

1968年春天，在巨野县东南方红土山半山腰，当地农民在采石时发现了一处古墓葬，山东省考古队前后两次进行发掘，共出土各种文物1056件，其中有大量金属兵器。在出土的五把铁剑中，有一把玉具剑，剑通长129.5厘米，身长90.7厘米，茎长38.8厘米，饰有玉剑首、玉剑格、玉剑璏、玉剑玦。玉剑首和玉剑格位于剑身，玉剑璏、玉剑玦位于剑鞘。玉饰用料为青玉，纹饰以螭虎纹为主。

玉剑首镶嵌在剑柄顶端，根据玉料形状，雕琢成不规则长梯形，周身用浮雕、阴雕和阴线纹，雕琢出五只形态各异的螭虎，盘绕于云气间。玉剑格在剑柄与剑锋之间，可能有护手的功能，正面平雕螭虎纹，背面浮雕两只虎。玉剑璏镶嵌在剑鞘上，用于穿系腰间，呈长方形，正面高浮雕一大一小子母螭虎，大螭虎呈“S”形，几乎占据整个玉面，体态矫健曲折，腿脚短粗有力，小螭虎蜷伏一隅，回首与母亲对视，情真意切。玉剑玦镶嵌在剑鞘末端，周身用浮雕加阴线纹，刻画出一只穿行于云气间的螭虎，栩栩如生。



玉具剑 巨野博物馆藏

中国古代常见的剑饰有金、银、木等，玉是规格最高的剑饰，而玉剑饰中的“顶配”就是玉剑首、玉剑格、玉剑璏、玉剑玦全部齐全。一般的玉具剑只有一两件玉饰，配齐四件套的则是凤鸣麟角。有学者认为，这种“顶配”玉具剑与一般玉具剑，反映了佩剑者的不同身份，“顶配”玉具剑应为侯爵及其以上的权贵所使用。那么红土山汉墓中，这把“顶配”玉具剑的主人是谁？

从红土山汉墓规格来看，该墓工程浩大、结构严密，随葬器物十分丰富，据考古工作者考证，墓主为西汉“昌邑哀王”刘贺的可能性较大。刘贺是汉武帝刘彻第五子，是武帝宠爱的李夫人所生，李夫人病故后尊为“孝武皇后”。可能沾了生母的光，刘贺颇受刘贺的器重，他于武帝天汉四年被封昌邑王，在位十一年，于武帝后元元年去世，谥号“哀王”，随后他的儿子刘贺继承爵位，成为第二任昌邑王。

刘贺的舅舅李广利曾非常希望武帝能立刘贺为太子，但最终未能遂愿，没想到刘贺的儿子刘贺，竟成了西汉第九位皇帝，但在位只有27天。刘贺被废黜后返回封地，几年后被封为海昏侯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海昏侯刘贺的墓葬中，出土的佩剑多达49把，大多数都是玉具剑，其中一把玉具剑，与红土山汉墓的玉具剑几乎一样。

“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每一个遗址都是文明的切片，每一件文物都在讲述中国故事。今天，我们解读这些考古发现，不仅可以读懂过去，更可以读懂未来。



西汉螭虎纹玉珌 巨野博物馆藏

最早的玉具剑发现于春秋时期，到汉代玉具剑达到极盛，那时的玉具剑是国家级的贵重礼物。汉宣帝时曾将玉具剑赠与归顺的匈奴。玉具剑还被传有美容的功效，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中记载，王莽想拉拢孔休，就送他一把玉具剑，但孔休觉得太贵重不肯接受，王莽解释说，送剑并不是因为值钱，而是因为看见孔休脸上有瘢，而美玉可以除瘢。

放在现在看，王莽这说辞实在牵强，但在古人眼中，玉的作用确实有些“神乎其神”，“君子比德于玉”的说法深入人心，玉不仅是饰品，更是“道德象征”，还是古代维护阶级秩序的利器。这也能解释，为什么玉剑饰不能提高剑的“武力值”，却依然被古人奉为“顶配装饰”，它装饰的不只是剑，更是身份认同和文化信仰。



中华文明的“根”，比想象得更深

没人会把长白山和“22万年前古人类”联系起来。但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发现，直接改写了东北亚旧石器考古史。

考古团队在长白山天池周边，发现了距今22万年至13万年连续的文化序列，覆盖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到新石器过渡阶段，构建起东北亚最完整的古人类时间轴。由此得知，长白山不是古人类的“途经地”，而是持续20万年的“定居地”。

桦甸寿山仙人洞遗址，把长白山人类活动上限推到22万年前，这是目前已知长白山最早的人类遗存；和龙大洞遗址出土的石叶、细石叶，证明2.8万年前这里就是东北亚新石器技术的起源地；和龙吉地遗址的巨型黑曜石石叶石核，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技术的“巅峰之作”……

更震撼的是黑曜石工业体系。长白山盛产优质黑曜石，古人类在这里实现了“专业化开采、标准化生产、

精细化利用”，形成了国内独有的黑曜石器文化。这些石器不仅“自产自销”，而且通过跨区域流通，流到了俄罗斯远东、朝鲜半岛和中国山西，构建起覆盖东北亚的文化交流网络，填补了东北亚史前交流的空白。末次冰期气候剧变，长白山地区的古人类没有灭绝，反而通过技术革新适应环境。这20万年的遗存，清晰记录了古人类的技术演进、环境适应和文化交流，揭示了人类文明进化的不易。

如果说长白山是人类起源的关键，那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“源代码”之一。遗址位于嵩山东麓丘陵与平原过渡带，是探索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核心区。考古团队发现了距今3.6万至1.4万年连续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，清晰展现了从小石片到细石器工艺的完整过渡过程，还找到了中原最早的鸵鸟蛋壳加工和石器加工，证明当时已经出现明确的手工业分工。

5000年文明实证，展开古国时代的“中国图景”

提到5000年前的大型遗址，很多人想到陶寺、石峁、二里头。但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发现，刷新了认知。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，比陶寺、石峁、二里头都大，距今5100—4700年，是5000年前黄河上游的“超级都城”。

南佐遗址位于泾河上游，陇山东部，地处黄河中游与上游的交界地带，过去这里被认为是“文明边缘区”。而新的考古发展证实，这里非但不落后，反而是已知的仰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，应该是黄土高原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处都邑性聚落。

遗址发现大型宫殿建筑，规模宏大，结构复杂，出土了大量高等级文物：绿松石、朱砂等珍稀资源来自秦岭地区，显示南佐社群对远距离资源的掌控能力；成组的玉器、精美陶器，证明这里已经形成成熟的礼制体系。

更重要的是，南佐遗址的年代（距今5100—4700年），正好处于中华文明跃升的关键阶段。此时的中国，不是“满天星斗”式的零散部落，而是出现了区域性的“古国”，南佐遗址就是陇东地区的古国中心，它的存在证明，5000年前的黄河上游已经进入文明化进程，与中原、海岱地区同步发展，共同构建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。

如果说南佐遗址是黄河上游的文明中心，那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就是北方草原与中原文明融合的关键证据。以前，人们认为红山文化主要在辽西地区，而这一次，不仅填补了冀西北地区红山文化考古的空白，还刷新了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认知。

更重要的是技术与文化的融合。窑址采用“黑色胎土+脉石英”的二元配方，烧制出透光率达40%的高石英白瓷，将中国高石英白瓷技术起源提前200年。同时，还发现了中国最早、最完整的用煤烧瓷窑炉，改写了中国陶瓷史。

技术上，它融合了北方粗瓷与南方青瓷的烧制工艺。文化上，它是宋夏时期“茶马互市”背景下，党项族与汉族工匠共同创造的手工业奇迹。这处遗址以陶瓷为窗口，见证了西夏作为少数民族政权，主动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进程。

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，则是把文献记载的“越王勾践建都绍兴”从传说变为现实，同时展现了江南地区融入中华文明主干的过程。

考古团队在绍兴古城南部，发现了越国都城核心区：东西走向的城墙（长45米、宽5米）、官台建筑、大型祭祀台、门道与《越绝书》记载的“龟山（塔山）东南为司马门”完全吻合，实证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建都绍兴的历史。

更惊喜的是汉六朝遗存。遗址出土1200多枚汉六朝简牍，内容涵盖《仓颉篇》、行政公文、户籍法律和契约。更重要的是，王朔依旧不装。他不刻意煽情，不讨好读者，不把自己的柔软包装成某种高尚。写猫就是写猫，写孤独就是写孤独。这种尊重内心感受、不为外部标准所动的写作态度，是王朔从《顽主》等早期作品到《起初》系列再到《好猫八不》一以贯之的底色。有人说，王朔的小说“是不遗余力地保留北京话的乡土气息”，而这乡土气息的本质，是一种拒绝被规训的原始力量，也称原力。借用电影《星球大战》里那句著名的台词：愿原力与你同在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王朔横空出世，此后作品频出，红极一时。他独树一帜的文风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，甚至谩骂，但幸运的是，人民群众喜欢他的作品。他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，比如《一半是海水》《轮回》《永失我爱》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《顽主》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》，以及那部著名的、仅有8集的伤

感爱情电视剧《过把瘾》。从上世纪80年代的“痞子文学”，到2007年《我的千岁爹》的“疯言呓语”（实际上是对宇宙和万物的哲学思考），再到2022年《起初》系列以口语重构古史，直至《好猫八不》，王朔的每一次出场都有意外和惊喜，但他始终是那个特立独行的文坛玩主。“玩”，不是轻浮，而是一种拒绝被定义的姿态。他玩语言，把北京话做成刀锋；他玩故事，从不固守任何题材。如今他又玩起了猫，在小动物的陪伴中寻找对抗老年和孤独的方案。王朔没有回避老年生活的无力感和对死亡的隐忧，但他给出的答案不是悲情，而是相伴，平等相伴。不是人拯救了猫，而是猫保留了人类孤独的魂魄。《好猫八不》的“八不哲学”，不纠结、不内耗、不攀比、不抱怨、不强求、不纠缠、不较真、不委屈，看似躺平，实则是与生活和解的智慧。从玩主到猫奴，王朔变了，他变软了，变暖了。但王朔也没变。他的语言依旧生猛，他的态度依旧真诚，依旧不装、不媚、不讨好。“玩主”从来不是一种姿态，而是一种选择。选择忠于内心，忠于真实，用文字的力量刺破虚伪的外壳。

每一处，都在刷新历史认知

读懂 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近日，“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揭晓。十处遗址跨越南北、贯穿古今，犹如10把钥匙，打开了中华文明起源、发展、融合的层层密码。



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出土



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



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出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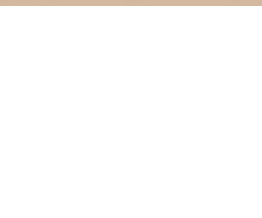
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出土



山西昔阳钟村遗址出土



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



陕西富平长安遗址出土

□ 戴玉亮

俗话说，养宠物能培养爱心。换句话说，养宠物能影响、甚至改变一个人。对此，我长期抱有怀疑态度。直到2025年2月，养了一只标体比熊后发现，至少我对狗狗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。宠物，不只是动物，它们是人类的朋友和伴侣，甚至是最好的朋友。这一点，我相信王朔老师肯定同意。

2026年2月，王朔推出新作《好猫八不》。八不，是作者养了一只美短小猫。王朔在接受某刊物采访时说，书的题目本来叫《我最好的朋友》。可见，王朔和猫的感情之深。书中，坚硬的王朔，俯身成为猫奴。起初，我还有点不适应。但随着故事的自然流淌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王朔。

《好猫八不》的故事平淡而有趣。在北京郊区的小院儿，独居的主人公王丙（王丙完全可以视作王朔本人）因为帮朋友代养八不，生活从此改变。他喂猫、铲屎、梳毛，日子变得琐碎却踏实。王丙后来又收留了多多、黄小丑等一众无主猫，情绪也因这群小生命而起伏。这样

的王朔，确实让人意外。那个曾经写下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》《顽主》《动物凶猛》的作家，那个混不吝的“文坛侃爷”，在花甲之年居然心甘情愿被一群猫咪“驯服”。猫打碎花瓶，他说：“没事儿，不赖你”。朋友提醒不能太纵容猫，他答：“他要什么不是，他是小孩，又不需要长大”。除了写猫，本书还写人。小说采用双线叙事：主线围绕王丙与猫的日常生活，副线则穿插主人公对学生时代和在山东当兵时的回忆。两条线索交叉进行（王朔对此解释，先写猫撑不起整本书）。猫世界的纯粹通透，与人间的复杂形成对比。这不是一本简单的“撸猫日记”，而是一位集贤了一辈子的作家，写给岁月、写给自己的温柔告白。小猫教会他的，是不跟生活较劲——“遇到难事没办法的时候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”。

猫，显然改变了王朔的生活。我猜，猫也对他的人格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修改。这是王朔的“变”。但从文学角度讲，王朔依旧是原来那个王朔，作品品质始终如一。《好猫八不》延续了王朔标志性的口语化写作风格。书中随处可见王朔式的语言：朋友

来家撸猫，他写“我说怎么觉得你在猥亵我们家孩子”；八不发情，他笑“你好猥琐”。这些看似脱口而出的句子，有极强的现场感。有学者曾将王朔小说的语言类型概括为“口腔的快感”，一种读出来才过瘾的、北京话特有的碎嘴和臭贫。更重要的是，王朔依旧不装。他不刻意煽情，不讨好读者，不把自己的柔软包装成某种高尚。写猫就是写猫，写孤独就是写孤独。这种尊重内心感受、不为外部标准所动的写作态度，是王朔从《顽主》等早期作品到《起初》系列再到《好猫八不》一以贯之的底色。有人说，王朔的小说“是不遗余力地保留北京话的乡土气息”，而这乡土气息的本质，是一种拒绝被规训的原始力量，也称原力。借用电影《星球大战》里那句著名的台词：愿原力与你同在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王朔横空出世，此后作品频出，红极一时。他独树一帜的文风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，甚至谩骂，但幸运的是，人民群众喜欢他的作品。他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，比如《一半是海水》《轮回》《永失我爱》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《顽主》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》，以及那部著名的、仅有8集的伤

坚硬的王朔，变了